

近鄉情怯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春回大地，草長鶯飛，是該回家看看了。大概真的是太久沒回去了，訂票時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回鄉證。講給朋友聽的時候，她說這就是近鄉情怯啊！說這話的朋友，在今年春節終於回家過年了。她說快見到家人的那一刻，真擔心自己會哭出來，緊張得不知道該如何安頓自己的情緒。同樣地，這也是近鄉情怯吧。

近鄉情怯，出自唐代詩人宋之問的《渡漢江》。「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在政壇動盪中，詩人被貶到極為偏僻苦遠的嶺南地區，無法與家人保持書信聯繫。出於對家人的思念，他冒險逃離了貶居之地，返鄉洛陽途經漢江之時，作了這樣一首詩。末兩句描述了他離家越近，心情反而越發緊張擔心，不清楚家中的近況，又生怕家人因為自己而受到牽連，哪怕遇到同鄉也不敢打聽。我還看到過一種解讀，說因為宋之問是從被貶之地逃出來的，所以他離家越近就越擔心自己會被抓捕。我覺得這麼說實在有點可笑，怎麼會有人記錄自己擔心被抓的惶恐緊張，留下自己出逃的可考證據？且先不論後世對宋之問口碑人品的評判，單說這句「近鄉情更怯」，確實是真切地捕捉到了詩人久未回家而就

快到家之際的心情起伏。

如今通訊便捷，家書早就不再是我們和家人們保持聯絡的僅有方式。過去幾年我都沒能回家，不過幾乎每天都會和家人視頻聊天，對家中的大事小情都瞭如指掌。即便如此，我依然還是會近鄉情怯。

不曾遠離家鄉的人，恐怕是不會明白這樣的心情。好比我的香港同事，他們可能只是周末回家喝一碗媽媽煲的老火湯，吃一頓豐盛的愛心家常菜。回家，自自然然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我這樣常年獨自在異鄉生活的人來說，回家從不是一件輕飄飄的容易事。回家，意味着要暫時擱下手邊的一切事務，整理自己的日程和時間，還有許多瑣碎的準備和安排，把自己從當下最熟悉的環境中抽離。離家遠了，離開久了，故鄉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心裏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無論地理距離的遠近，交通時間的長短，回家不僅僅是一段奔波的旅程，也是一次精神上的遠征，回憶的碎片在腦海裏迸發四射，褪了色的場景片段也在眼前紛紛湧現，牽動着思緒和心情。平靜被打破了，日常節奏也要重寫了，這大概是我會近鄉情怯的原因。

對於很多離開故鄉的人來說，無論在異鄉落地扎根了多久，生活得多麼自在幸福，哪怕已經無法再回到故鄉的環境中生活，故鄉總也是心裏繞不過去的那座山峰，高高聳立，獨一無二。



▲返鄉途中風光。

作者供圖

記一次凌晨外出



人與事
黎潮

灰黑的柏油路沒有行人的足印，兩邊黝黃如棕的路燈靜默無言，照面而立的大廈窗簾隔絕了昏暗的室光。在有限的視野裏，大地是一片寧靜的黑幕，彷彿一點心思的滋生，都將一覽無餘。一抹強光微微刺痛了他的瞳孔——便利店到了。

這是男孩第一次在凌晨外出。夜風交響着單車的軋轆聲，男孩前行的路段依傍着城門河水，他多麼熟悉在這裏一次次夜讀的燈光。雙份濃郁的甜品味道是過去追求愛情的餘香。

他將單車停在甜品店門口，猶幸小店在這凌晨時分尚未關門。「老闆娘，一份紅豆羹，謝謝。」「這麼晚還來啊，細佬？」「呃……明天……明天大學放假。」「怎麼這次不像以前那樣，點两份呢？」「剛剛……已經吃了飯，一份……口痕。」

甜品店的老闆娘记住了客人的訂單、嗜好、關係和背景。老闆娘就是一個鮮活的生命，滋潤了他單調乏味的生活。男孩平日喜歡觀察他人眼睛的閃動、講話的節奏、手指的彈動……老闆娘總有一些細微的動作，比方說少收男孩兩塊錢，多放幾張紙巾在外賣袋子裏。雖是些不大的事兒，可是她使男孩體察到一種人情、一種體諒、一種關心、一種溫暖。這種光，總在牽引着他。有句話男孩一直沒開口問她，跟他一起吃紅豆羹的那個她——關於她的家庭背景。男孩性格中的自卑與軟弱造成過去那許

許多說不清的誤會，直至對方長期地釋放真誠，他才終肯卸下防備和猜忌，繼而萌發出珍惜的心意。回味這種發酸發澀的真善的甘甜，竟是紅豆羹的味道。

老闆娘將外賣遞給男孩，溫暖的手確保他的指尖扣住袋口。科學園步道的前段是弱光的智能路燈，中後段與高速公路相貼，日間很少，所以男孩總愛晚上來。路段的轉折點對着吐露港，港灣是兩瓣四葉草的形狀，對着山、對着海。他在步道起點的碼頭石墩上坐下，遠望馬鞍山，遠處淡淡亮光，夜晚很靜。那是他曾經走過的、長長的走廊，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走了無數次。

男孩面朝海港，靜默無言。此刻，他没伴。凌晨的風送來別人的聲音，是在聊天，在訴苦，他細聽當中內容，嘗試在男人們雜亂模糊的對話中整合他們的煩惱。好一陣子，男孩暗忖道：「我們都傲慢地覺得，自己正經歷着的事，都是獨一無二的，是無比重要的，所以不思向上，不肯進取，不去了解生命的真諦。結果，我們都活出了一樣的生命，淡而無味。」男孩將酒瓶裏剩下的「反思」一飲而盡，臉頰泛紅，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騷動，迎面向風。空氣的流動在雙耳的窩內共鳴出獨特的旋律，鏗鏘有力。對於自覺悟出些什麼的他，滿足地抿了口新開的酒，炙熱的溫度流動在他的食道與胃部之間。酒精滑落，微明的月色聚焦在他的雙眼，朦朧的視野覺察到從遙遠而來的一種溫情，和一道光。這光，在引導着他。他專注地將紅豆羹一勺一勺，送進嘴裏——是追求已久的甘甜，是生命的釋懷。



准風物談
胡竹峰

下雨了，雨敲窗如訴，悶悶的，懷抱了滿滿心事，委屈地在玻璃上留下淚痕和心影。雨打在芭蕉上，倘或是小雨，入耳是宋詞風味，大雨則像韓愈文章，密集集叮叮響。韓愈文章裏總有聲音，鑼鼓聲、絲竹聲、鐘鳴聲、紙頁聲、雞鳴聲、犬吠聲、乃至風聲雨聲雷電聲……柳宗元安靜一些，多是一泓清淒淒的泉水，偶爾山洪暴發。

山中遇雨，想起民國舊文《山中避雨》。山中遇雨的一種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牽引了感興，反覺得比晴天遊山趣味更好。所謂「山色空濛雨亦奇」，我於此也體會了這種境界的好處。雨淋濕了山，也淋濕了心事。

在庭前看雨，雨落在松樹上，雨落在



山水形勝，意味綿長。

前不久，在一場港深地名故事徵集大賽上，我在會上發言，地名應該是更寬泛一些的概念，理當包含各類地理名稱：山名、水名、地名、路名及站點名等等，據此可以徵引出不少歷史，故事，人物，民俗與文化。一個稱謂便包蘊豐富，觸角廣泛。如香港的淺水灣，遊人皆知是一處可觀海嬉水之海灣，知識人到此，則多半會想起一九四二年病逝於香港的著名女作家蕭紅。沙灘上有一座名為「飛鳥三十一」的雕塑，就是為紀念曾埋骨於香港淺水灣的蕭紅而立。

仲春時節，睽隔四十多年我再到桂林，便想知道，桂林一名，是否因桂樹成林，香氣四溢而來？中國以「桂」冠之的地名並不少，除了桂林之外，縣級行政還有桂陽、桂東、桂平、臨桂、平桂……其中，桂陽、桂東隸屬湖南郴州，其餘在廣西。桂林是帶「桂」字地名中唯一的地級市。其他以「桂」冠名之地，未必與桂樹相關，桂林則殆無疑義。桂林一名，最早的史籍記載見《山海經》。我手頭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版袁珂校譯的豎排版《山海經》，平裝本定價人民幣一點八五元。

《山海經·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晉，曾任丹陽參軍的郭璞注「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賁隅，今廣州市番禺區。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古代八桂代指桂林郡，桂林郡即是由桂樹多而得名。

我有些好奇的是，為何《山海經》特別指認桂林是在番禺東（準確地說，是在番禺的西北向）？而不是別的更有名的城市之東或西呢？經查得知，番禺為秦置古縣。公元前二一四年，嶺南設桂林郡、象郡、南海郡。番禺是南海郡的首縣，並為郡治所在地。番禺建縣自此始。也就是說，番禺這個地名，在先秦就很有名了。且慢！正當我要為自己平生最喜歡的桂花命名的桂林而雀躍之時，讀到以下一則：

據《舊唐書·地理志》載：「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為桂林郡也。」這裏所說的「桂」，是壯語gveiq

雨邊書

杉樹上，雨落在竹林上，雨落在芭茅上。山越發秀氣，松樹陡然多了蒼茫，滿滿中年心緒。竹林是丫鬟，像大觀園侍女，風一吹，雨中竹葉瑟瑟擺動，越發像小女子。芭茅一臉無辜，早早開過的茫花有些萎態了，雨水淋過，貌似落拓，又分明傲骨嶙峋。

落拓時皮肉一蹶不振，好在有嶙峋的傲骨。人到中年，還是要有些傲骨，不然皮肉墜下，滿頭滿臉滿身染上塵埃。《齊諧》說，鵬鳥飛南海，以翅擊水三千里，直上雲霄九萬里，一路浩蕩六月風。大鵬從上往下俯瞰，只見野馬般的霧氣和塵埃相互喘息。天色如此青蒼，不知是本色，還是因為深遠至極而顯現的顏色？

野馬也，塵埃也。陷入塵埃的濁世太久了，需要一匹野馬絕塵而去。哪裏去？不妨奇身故紙，讓書香墨香縈繞。古人稱為藏書處為琅嬛福地。



了桂花糕。聞之芬芳，嘗之甘糯；分食左右，得到交口稱讚。

從此，桂花糕的製作既是發揚與傳承，也是一個大家族的營生手段。長者為了銘記，冠以私宅院名：「秣園桂花糕」。

一個「秣」字難倒了我，不知其讀音與含義。王保良告訴我，秣，通經歷的歷。

證之《古漢語大辭典》、《說文·秣部》：「秣，稀疏適秣也。」也就是均勻之貌。通「歷」，有一個詞，歷歷分明。我在想，一個秣字有境界：秣是兩個「禾」字，桂花糕所用的粳米和糯米，恰是兩種不苗；輔料桂花從樹上摘下，灑落在簸箕裏，也是清晰可辨，歷歷可數。

我們在夜色中邊走邊談，王保良告訴我，傳統技藝製作的桂花糕，需要不少工具——傳統大木桶：用於粘米糯米的浸泡用具；傳統石磨：用於粘米糯米的研磨用具；傳統木質篩子：用於糕粉的篩製用具；傳統製糕模具：用於糕粉入模定型的用具；傳統模印：用於在成品桂花糕上印製標誌的工具。

傳統食品走商品市場，既不能完全丟掉手工藝，也需要引進現代設備。完全工業化生產的食品，做不出裊裊鄉愁的口味；一味強調傳統模具生產，則很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

王保良無疑是一個善於思考、也勇於實踐者。疫情封控三年，他借貸盤下的瀟江邊兩個相距百米的酒店，一個歐暇，一個亞朵，入住率很低，壓力極大；一旦解封，作為旅遊城市的桂林，優質地段的酒店供不應求，他能夠舒心打一個大大的酒店翻身仗了。可他心有所念的還是父輩做的桂花糕。一個有追求的人，覺得沉浸在自己喜愛的事業裏，那種身心愉悅的感受，不是掙錢多少能夠匹敵的。

現如今，他盤下了二千餘平方米的廠房，其中研發區二百平方米，靜態展示區五百平方米，製作技藝體驗區三百平方米，生產區一千餘平方米。次日告別前，他帶我到桂林象山街道苗圃路三十二號的廠房去看過。我希望不久的將來，他能整合非遺生產、研發，陳列展示，乃至非遺培訓基地三位一體，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一塊小小的桂花糕，承載着桂林山水之外的香遠益清。

唐代詩人李商隱詠桂林：「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如果你來到桂林，眼目攝入靈山秀水之際，請別忘了品嚐一下桂林桂花糕。

市井萬象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周日倍思親。難得姐妹幫拍照，濃妝倩影寄家人。

圖、文：陳正

